



抢救森林卫士

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，而是过去。
——（法）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

汹涌的夜色穿过苍茫林海，狼群般涌进大东北。

啊，野性的大东北！大葱大酱大水缸，大鞋大褂大裤裆，大锅大炕大车店，大哥大姐大姑娘。说话铛铛的，放屁钢钢的，喝酒咣咣的，做人做事敞敞亮亮的。啊，丰饶的大东北！森林煤矿，大豆高粱，黑土平原肥得流油，插根筷子都疯长，炊烟也比别处香。啊，我们的大东北！曾血泪横飞，哭爹喊娘，将军一声“不抵抗”，“九一八”之夜最漫长，国之殇，痛断肠！

——煤矿掳来数百上千的苦力，鬼子发给每人一把铁锹，一当工具，二当枕头，三当饭碗……

——一位苍发破衣的老太太跪在路上，挨开日军的马粪，挑拣着里面的豆子。鬼子兵金井一脚踢翻了老人，骂道：“你真不是人，吃马粪！”战败后，金井被押送苏联劳改营劳改8年，饥寒交迫中他想起那位中国老太太，从此忏悔一生……

——吉林省白山市赤柏村，91岁的于加堂接受采访时，炕头上摆出两枚新的军功章。以前的呢？老兵指着老伴痛骂：“都是她，不争气的东西！”79岁的老伴李叶花泣不成声：生活困难的年代，她偷偷卖掉6枚奖章，换回10斤陈年高粱……

——站在延边敦化市驼腰子村的土屋前，白发苍苍的抗战老兵苏其家放声嘶吼：报告指导员，老婆不要脸！我去参军打日本，她在家里哭又喊。叫一声，我的妻，听听我来讲道理：打完日本回家来，咱们还是好夫妻！

他在唱，你在记，我在听，燃着怒火的记忆铺满东北大地。感谢曹保明，他用一生的心血和脚步记录了大东北。东北抗战14年，东北历史五千年，东北黑白两道、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万种风情，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史诗，中间站着一条热血汉子，曹保明！

最后的军礼

咣当一声，血红夕阳掉进冒烟的土烟筒，东北的黑夜降临了。那是虎豹熊狼的狂欢节，充满血腥的颜色和死亡的香味。老实人家赶紧用圆木把门板抵住，把漆黑的世界交给虎口、狼牙、熊爪和狐狸精，还有杀人如麻的胡子。大东北沦陷以后，仇恨像野草在大地上疯长，马占山打响的“抗战第一枪”，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和抗联战士们冻死、饿死打到战死，草根族和土豪们“打黑枪”、“勒死鬼”，整死一个少一个，整死两个赚一个，干死拉倒！那些占山为王的胡子神出鬼没，今天反了明天叛了，早晨砍了鬼子就抗日，晚上“皇军”来了就投降，半夜夺了枪炮又反水，“谁当汉奸操他娘！”年三十儿的晚上，老百姓浩浩荡荡上村口踏街头，跪祖祭爹祭娘，万千火堆照天烧，血海深仇不敢忘！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拨乱反正大潮席卷全国，历史正在恢复它的本真面貌。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青年曹保明率领一批学生进山采风。在九台县档案馆，发现一张发黄的纸片，上面写着“三江好罗明星……推翻日本火车，在上家车站。土改工作队特此证明。”“三江好”是九台山区妇孺皆知的胡子头儿，绑票砸窑，杀人越货，怎么会打日本火车？曹保明带着学生走屯串户，炕头上，油灯下，地炕旁，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，查阅了大量伪档案。一个血性汉子，一个蒙垢数十年的抗日英雄呼啸而出。

1897年，罗明星生于山东郓城——那是出梁山好汉的地方。少年丧父，随母闯关东，先当大兵后当矿工，练出一身铮铮铁骨。九一八事变后，罗明星决意投身抗敌，安排妻子和幼子罗美庭返回山东老家。他拉上几个弟兄在文盛泉澡堂子烧香磕头，歃血宣示：“提着血核桃（脑袋），报名‘三江好’，忠孝难两全，救国谢父老！”一年后，“三江好”率八百响马炸火车、撬铁路、打埋伏、拔据点，威震吉林半边天，后由杨靖宇收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九路支队。罗明星号为“智多星”，他曾以接受“招降”之名，手摇纸扇，一袭青衫，率几百护兵进入磐石县烟筒山据点。酒宴上谈笑风生，镇内外里应外合，一举击毙佐伯少佐等7名日伪军官，夺枪上百并掠得棉衣千套凯旋而归。1936年冬，队伍在围剿中遭受重创，英雄返回济南养伤，期间得梁漱溟题词勉励，爱国人士纷纷前往拜访。伤愈后，罗明星再度泪别妻

撕成两半，扔在房上……”“那时女人缠小脚，跑不动，只好化妆成男人，可鬼子抓着就扒衣服，发现女的就糟蹋，连老太太都不放过……”“我的爷爷陈文起是猎人，他故意把大队鬼子带进抗联埋伏圈，部队因此打了一个著名的大胜仗叫‘墙缝战役’（因两边都是悬崖而得名），灭了鬼子伪军好几百。后来鬼子下令把我爷爷吊在树上，总共刺了274刀。奶奶从此疯了，每听到狗叫就会跑出去找爷爷……”

岁月漫漫，每位老兵都珍藏着一个小包、小匣或小筐。小心翼翼打开，一层包一层，里面是光华闪闪的军功章和发黄的证书；每位老兵讲着讲着都会突然陷入沉默，眼泪流淌不止，那是因为想起被冻死、饿死、炸死的战友；每位老兵身上都有几个枪眼刀痕，每个伤疤都是一个令人泪下的故事；每位老兵只要能支撑，都让子孙扶着走到路口村口，向苍天大地，向曹保明和志愿者留下一个庄严的、或许是生命中最后的军礼……

历经一年奔波，2015年胜利日，两卷本《抗战老兵口述史》出版，其中收录了121位老兵回忆，曹保明采访了其中的近40位。这一



——曹保明和他的大东北“家谱”

□蒋巍

年，他66岁。

曹保明采访过的老兵孙庭江，1914年出生于山东沂水，抗战中身经百战九死一生，如今生活在敦化县大石头镇民强村。2015年9月2日上午，胜利纪念日前夕，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，习近平总书记走到30位抗战老兵、抗战将领、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面前，为他们一一佩戴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，101岁的孙庭江是其中一位。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，曹保明的眼睛湿润了。是啊，劳苦与欣慰，意义与价值，连同老兵最后的军礼都会留下，凝为历史的背影。

掀开命运的门帘子

大东北，盛产不怕死的大兵，不要命的土匪，也盛产一诺千金、两肋插刀的纯爷们儿和敢恨敢爱的俏娘们儿。“大烟泡儿”横扫过来的时候，草木如铁，山石崩裂，冰刀霜剑，刮骨剜心。这会儿茅屋内炉火高烧，娘觉出时辰已到，甩下三尺烟袋锅纵身上炕，只听几声厉叫，一团小鲜肉咣当一声掉在炕上。这厢刚炸响狼崽子般的一声号啼，外屋的爹便满脸英雄，招呼老少爷们儿烫酒去了。

1949年秋的一天，黑龙江省泰来县一间泥草房里，曹保明就这么掉在破炕席上了。不幸的是7岁时父亲病逝，生活没了依靠，一只胳膊有残疾（打不开）的母亲带着他和11岁的姐姐，一路流浪回到娘家——长春有名的“王家包子铺”。姥爷对小保明还好，但“公私合营”后铺子归公了，家里新添了三张嘴，改道嫁来的后姥姥和她带来的儿子儿媳脸色自然不好看，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小曹保明遭受了太多的白眼——“长大后我理解了，那年月人家也不容易啊。”日子虽然艰难，曹保明却遇上一个个“故事篓子”——从母亲到姥爷再到邻居们。东北冬季漫长，习惯于“猫冬”的人们坐炕头嗑瓜子，听人“白呼”能笑翻天。白天听男人讲妖魔鬼怪山神庙，夜晚听女人讲坟地狐仙鬼吹灯，听得少年曹保明的头发根儿都竖起来了，好像范范冰冰李冰冰脚不沾地披着鬼皮，一缕烟似的飘了进来，还朝他耳朵眼儿吹了一口凉气——妈呀一声惊叫，小曹醒过来了，头上全是汗，梦里全是狐狸精……

掀开东北的棉布帘子，故事装了满满一屋子！

姥爷去世后，母亲带着孩子搬进一间狭小阴冷的民房，以当保姆维持生计。闹“文革”了，他和姐姐被迫下乡插队，出发那天，母亲突然抓住炕席瞪大眼睛“笑”起来——两秒钟后曹保明才反应过来——那是母亲的恸哭。今天忆起那一幕，66岁的曹保明依然泪流满面：“我妈当时像笑一样的哭，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！”

曹保明是孝子。因为母亲胳膊残疾，半个月一次，他从插队的地方长途跋涉，先徒步、再汽车、再火车，赶回家给母亲挑水劈柴。母亲59岁病逝时，床下的柴还没烧完。曹保明成了孤儿，那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岁月。白天干活不惜命，入夜读书不要命——那是他忘记忧伤苦难的惟一办法。那些年，命运有一千种可能和一万次打击，把知青曹保明踩进草根，困于泥潭，毁于平庸；只有一次机会让他掀开梦想的门帘子登堂入室。有幸，他做到了。

——1970年，乡亲们推荐21岁的曹保明招工回城，进入一汽铸造车间当修理工。每次高炉倒出如瀑的铁水后，他便披上透湿的麻袋钻进炉中清渣补砖。极端的高温中，头发冒烟两腿爆皮，雨点般的铁渣烙下无数疤痕，洗澡时老二都是黑的……

——不久，因为一篇“不成功的征文”，著名工人诗人戚积广亲自找到一汽厂铸造车间，通知满脸黑灰的曹保明参加省文联的文学培训班。授课的作家李一说，你的征文写得不咋的，但有一句让我决定吸收你了：“外面起风了，风吹着雪打在窗户纸上，就像有人一把一把地扔着沙子。”哇，那里的文学界太清纯了！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奇迹就这样发生在一个草根身上。

——1973年，吉林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，拥有10万大军的一汽厂只给3个名额。曹保明疯了，考试时一挥而就写了两篇作文，拼到手指抽筋。其中一篇当天被长春日报挑中，第二天作为“范文”发表。曹保明顺利进入吉大，直至毕业留校任教……

从乡村到工厂到大学，曹保明像秋天的玉米越长越高，他的目光也向东北地平线豁然展开：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，创立了南北朝时期的北魏。女真族把南宋两个皇帝掳到黑龙江依兰县让他们“坐井观天”，反思腐败。一代天骄指挥数万蒙古铁骑，开创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。大清朝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

在那里，热血在那里，历史在那里！两年后，他放弃校园里的惬意日子，调入吉林省文联民间文艺协会——从此可以长年在外面疯了。197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书《中国民间教子故事》，30余万字。那正是石破天惊的改革元年，也是恢复高考的“科举”元年。曹保明的“教子故事”以传统的人文精神呼唤民族复苏正当其时，此书上市后广为风行。有趣的是，当时打入大陆的几个台湾特务懂得伪装要紧跟风尚，接头时以手捧《中国民间教子故事》一书为暗号，结果当场被抓个正着。央视新闻播出了这段视频，第二天同事们笑问曹保明：“八成你也是潜伏下来的吧？”

“土匪闯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

冬天河进冰雪严寒的大东北，火力不壮冻死你！进了高山密林听虎啸熊吟，没有英雄胆吓死你！山间小镇上，大姑娘坐炕头剪窗花，回眸一笑迷死你！站在山头“聚义堂”的废墟旁，想象当年压寨夫人的花容月貌，匪首要是当场保准一枪崩了你！

大东北，那叫一个神奇和绚丽！

在调查抗日英雄“三江好”人生轨迹的过程中，曹保明不经意间闯进了胡子们的山寨。他头戴狗皮帽子，身穿羊皮大氅，俨然一个新时代的“杨子荣”，不过带的不是枪而是笔，接连打入一个个胡子或其子女的“心脏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空气中还遗留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，这位新“杨子荣”不仅不划清界限，还常常提着点心罐头给土匪送礼，酒菜一张桌，睡觉一铺炕——这人太不靠谱了。

那是一个嘎嘎冷的大冬天，正月初二，曹保明提着4斤猪头肉和4盒点心，翻山越岭来到磐石县北石砬子村，找到当年报号“小白龙”的匪首王正坤的老屋。人没进院呢，棉布帘子一掀，一位黑袄黑裤的老汉健步迎了出来。八旬高龄，身腰挺拔，目光锐利，一抹雪白胡须。透过结着霜花的玻璃窗，老爷子早已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。雪地上赫然留一行脚印，可疑！莫不是溜子留下了趟子？

“何方兄弟？”

“省城。”

“报报迎头？”（你姓氏）

“大路天座。”姓曹之意，取自“大路朝天（曹）天，各走一边”。

“啊，曹兄弟。”王正坤双手抱拳举过右肩——好悬！后脖领子里常是胡子藏刀藏枪的地方啊。“本人虎头腕儿，进卡拉吧！草帽，台上拐着，夜个儿漂瓢子……”（我姓王，进屋吧，上炕坐着抽支烟，晚上吃饺子）

听，这简直是两个土匪在秘密接头！

南北大炕烧得热乎乎，当年的压寨夫人坐对面，手执一杆翡翠嘴、黄铜锅的三尺多长大烟袋，怎么看怎么像护身的利器。曹保明开门见山说明身份和来意，王正坤坦然说：“我是胡子没错，但干的都是杀富济贫打日本，没做过欺负百姓、横推立压（奸污妇女）的坏事，不然共产党坐天下早容不得我了。”王正坤有9个儿子，四代同堂，一招呼儿孙们齐刷刷站一地。他19岁时“起局”，后来加入“教人好”的趟子。“教人好”是抗日的胡子头儿，1937年在鬼子围剿中毙敌数名后中弹牺牲，肠子都打出来了。此后小白龙当了“大掌柜”，惯于跟鬼子玩“藏猫猫”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据《磐石县志》记载，日军曾悬赏5000“满洲国元”要小白龙的脑袋。

正月初三，曹保明陪着王正坤去给他的“大柜”（前首领）“教人好”上坟。儿子套上马（雪套），红缨大鞭一甩，拉上两人劈风斩浪（爬）疾奔而去。村里晚辈见了，一律跪下磕头给小白龙拜年，高喊“王老大爷长寿！”到了坟地，王正坤用带来的条帚扫净雪被，露出圆圆的黑坟包，然后摆上玉米饼子、粘豆包等四样祭品，焚香跪地三叩首。“大柜呀，我来看你了”，他老泪纵横地说，“一块来的还有曹保明小兄弟。现在日子好了，不用打打杀杀了，祝你老在天之灵有吃有喝，保佑子孙后代安好吧。”祭奠起身，一瓶老白干洒在坟前。

曹保明住四五天，此后多年，他陪小白龙过了四个春节，两人结下忘年交，小白龙畅述了自己的一生并揭开东北江湖的神秘面纱。曹保明由此知道了胡子的规矩“络门三十六誓”；知道了匪首的“里四梁”和“外四梁”；炮头——带头打仗的神枪手，翻能的——军师，粮台——主管军需后勤，水香——负责安全守卫，秧子房管事——看守肉票的，花片子——负责对外联络交通的，等等。曹保明还懂得了土匪的大黑黑话、切口和隐语。如：报名“虎头腕儿”的姓王（取自虎头有王），“迎风顶手腕儿”姓于（取自鱼逆水而游），“跟头腕儿”姓张（取自土话“张个跟头”），“一脚门腕儿”姓李（取自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），饺子叫“漂瓢子”，面条叫“挑龙”，喝酒叫“翻江子”，帽子叫“顶天儿”，鞋叫“踢土子”，衣服叫“叶子”，短枪叫“喷子”，短刀叫“青子”，等等。

江湖，是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支流，是一小部分人对抗强权和国家机器的一种异端生存方式。它一直与古老的农耕中国相伴而行，造就了无数有关中国功夫和侠义道德的神奇故事，滋养了民间文学最绚丽的奇葩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土匪灭绝，江湖消亡，但这类族群作为民族的历史的独特记忆，无疑应予以珍视和保存。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犹如参天大树，一定有其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、繁复庞杂、新陈代谢的文化根系，每一条哪怕是细微的根须都不可遗忘。没有对古晋赛人深刻的了解，梅里美无法写出迷倒世界的《卡门》。没有对战乱与匪帮生活的详实调查，年轻的萧洛霍夫无法写出《静静的顿河》，曲波也无法写出《林海雪原》。

（下转第7版）



曹保明在东北山林

留发”的一声号令，让全国男人留起长辮。再往后，一代代乱臣贼子、江洋大盗、绿林好汉、杀人越货乃至鸡鸣狗盗之徒，通通被发配到东北“劳动改造”。不肯在本乡本土饿死的大胆流氓，不顾当局禁令，成群结队闯关东。到最后，十万雄兵落地生根，铸剑为犁；百万知青一腔热血，奋战三省大荒。千百年来就是这样一群乱世枭雄、莽莽英雄、侠士狂徒、硬汉烈女、卸甲将士、热血青年乃至浑人鸟人们的基因，造就了这一方血性族群，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冲撞、文化大交流、民族大融合。

自然，还有那些听不够笑不够的口头文学：“喝酒像灌溉，窗纸糊在外，尿尿用棍敲，大姑娘叼烟袋。”

“四大袋：青草地，西瓜皮，王八盖子，邮电局。”

“四大香：开江鱼，下蛋鸡，回笼馍，二房妻。”

“四大软：猪尿泡，棉花包，水晶柿子，大姑娘腿。”

“四大长：电线杆子，火车道，万里长城，大河套。”

有人说这是荤与俗，曹保明却听出了生命的挣扎与呼号。

全世界到处都有荤故事：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，凡是民间的都是有用的。早年在环境恶劣、荒无人烟的大东北，没点儿豁达幽默、玩世不恭、自娱自乐的生活态度，根本活不下来。曹保明指出，冬天进山谋生的各行帮有一条共同的规矩——不许女人进窝棚。虎狼般的男人想女人，只能靠这类口头文学来满足自己的想象与人性的渴望。开春后很多汉子死了，哭天抢地的女人擦干眼泪改道另嫁，再做强颜欢笑的“活寡妇”。

曹保明对生养他呵护他的家乡始终保持着宗教般的敬畏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家乡就是他的一切，家乡就是一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数十年来，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，无数次走进那些遥远的草房窝棚，他说那就是他的“家”。

没有家，任何人的心灵都无处安放。

1976年，27岁的曹保明吉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。但他的心像一只鸽子，总是渴望飞向群山林海和一个古老的村屯，他觉得生活